

《首楞嚴經義海》之入藏始末

池麗梅

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

摘 要：《首楞嚴經義海》三十卷是南宋福州禪僧咸暉編撰的《首楞嚴經》隨文集解，文中匯集了兩宋華嚴、禪、天台三家宗師註解，體現了宋代禪教融合的宗教氛圍和整體趨勢，並贏得了各派宗人的廣泛支持。《首楞嚴經義海》編成雕就後，於淳熙三年（1176）九月十三日奉旨編入福州東禪寺版大藏經，成為宋朝建國以來首次公認入藏的福州僧人著作，也是宋元大藏中絕無僅有的一部《首楞嚴經》注釋書。就“福州藏”雕造史而言，《首楞嚴經義海》與《大慧語錄》和天台教典一起，是該藏在南宋續雕期、奉孝宗聖旨編聯入藏的三組典籍。雖三組典籍的體裁、派別、作者看似毫無關聯，然其入藏經緯實有內在聯繫：最早實現入藏的《大慧語錄》為福州重啟雕版事業創造了契機，也激勵了咸輝進京尋求正規入藏渠道，並在京城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住持、左街僧錄若訥的協助下，最終促成了《首楞嚴經義海》入藏；而咸輝的成功又啟發了若訥抓緊時機向孝宗進言，進一步促成了天台教典的入藏。在此系列事件中，《首楞嚴經義海》可謂發揮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關鍵詞：《首楞嚴經義海》、大藏經、“福州藏”、東禪寺、開元寺

北宋後半期，在以印刷業和造紙業聞名的福州，接踵誕生了兩部私版大藏經（本文統稱“福州藏”）¹，且各有初雕、補雕和續雕時期。首先出現的是由福州東禪等覺禪院主持雕造的東禪寺版大藏經（俗稱“崇寧藏”，在此簡稱“東禪寺版”），自北宋元豐三年（1080）至政和二年（1112）三月完成了初雕部分。東禪寺版竣工的同年同月，福州開元寺亦著手雕造大藏經（俗稱“毗盧藏”，在此簡稱“開元寺版”），到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二年前後完成了初雕部分²。後於紹興二十七年（1157）和隆興二年（1164）之間，福州二藏分別為“時”534、“阿”535、“衡”536三函編目補版，此即“福州藏”之補雕期³。乾道七年（1171）五月《大慧語錄》奉旨入藏，為此東禪寺和開元寺重啟雕藏事業，迄至淳熙三年（1176）左右，它們先後雕就了《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三十卷附《大慧普覺禪師普說（續附）》一卷（編入“多”565、“士”566、“寔”567三函，下文簡稱《大慧語錄》）⁴、《首楞嚴經義海》三十卷（編入“寧”568、“晉”569、“楚”570三函，下文簡稱《義海》）以及天台教典八十一卷（編入“更”571函－“號”580十函，下文簡稱“天台教典”）等中土祖師著述，此即“福州藏”之續雕期。

1 關於“福州藏”的研究史，參見：拙論《〈福州藏〉百年學術史綜述》，《佛學研究》2021年第1期，第78-92頁。

2 關於“福州藏”初雕史以及二藏關係，參見：拙論《福州東禪寺版大藏經初雕史問題考述——以開板年代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5期，第43-51頁）、《“崇寧藏”與“毗盧藏”之稱謂及關係考實》（待刊）。

3 關於“福州藏”南宋補雕期，參見：拙論《契嵩著作之入藏始末——兼論“福州藏”之補雕期》（待刊）。

4 關於《大慧語錄》的入藏過程，參見：拙論《〈大慧禪師語錄〉之入藏始末及其意義》（待刊）。

續雕入藏的三組典籍，雖然同奉南宋孝宗（1162–1189 年在位）聖旨編入，卻又各有特色：《大慧語錄》是南宋首次奉旨入藏的典籍，即使在漢文大藏經史上也是第一部禪師個人語錄；《義海》則是宋朝首次奉旨入藏的福州僧人著作⁵，也是宋元時期大藏經中唯一一部《首楞嚴經》⁶ 注釋；至於天台教典，它們在北宋仁宗天聖年間已經首次奉旨編入官版《開寶藏》，孝宗時則是再度奉旨編入“福州藏”⁷。在此三組典籍中，《義海》入藏程序最為特殊：其他兩組是批准入藏在先、“福州藏”雕版收編在後，而《義海》則是經板雕成後才申請入藏，獲准後再將經板交付東禪寺入藏流通。

入宋以來，《首楞嚴經》深受各大宗派、僧俗兩界人士推崇，經本流傳廣泛，研習成果豐富，現存北宋註疏即有多種⁸。至十一世紀後半期，福州靈鳳禪院僧人咸輝採眾家之長，集成《義海》三十卷。它是《首楞嚴經》的隨文集解，於大字經文間穿插雙行小字註解，所集註釋以長水子璿之《首楞嚴義疏注經》和《楞嚴經義疏注

5 《義海》是“福州藏”中唯一一部奉旨入藏的福州當地作品。此前，東禪寺版大藏經“時阿衡三函”中所收《注大乘入楞伽經》十卷、《楞伽經纂》八卷、《菩薩名經》十卷亦為兩宋福州當地僧俗的著作，但未奉旨，屬於東禪寺自主收編入藏（作為對比，開元寺版大藏經“時阿衡三函”收編了另外三部典籍：契嵩《傳法正宗記》、《輔教編》和宗密《大方廣圓覺略疏注經》）。東禪寺版“時阿衡三函”所收典籍未必合理，但顯示出了該寺對地方佛教發展的重視，向福州當地和當代佛教徒敞開了入藏的門戶，這種態度或許也鼓舞了咸輝策劃《義海》的入藏。

6 《首楞嚴經》全稱《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第 19 冊，編號 945），相傳是中天竺沙門般刺蜜諦於神龍元年（705）五月二十三日在廣州制止道場譯出，清河房融筆受、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

7 關於天台教典的海外回流、北宋期的初次入藏，以及南宋期的二度入藏，參見：拙論《天台教典的海外回流及入藏始末》（待刊）。

8 如華嚴宗長水子璿（965–1038 年）撰《首楞嚴義疏注經》十卷、《楞嚴經義疏注經科》一卷，天台宗的淨覺仁嶽（992–1064 年）撰《楞嚴經薰聞記》五卷，懷遠撰《楞嚴經義疏釋要鈔》六卷，禪宗的惠洪覺範（1071–1128 年）撰《楞嚴經合論》十卷等。

經科》為綱目，融匯渤潭曉月（生卒年不詳）《楞嚴經標旨要義》（佚書）、淨覺仁嶽《楞嚴集解》（佚書）等諸家註解。《義海》在佛教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或難與上述北宋諸家相提並論，但就大藏經史而言，作為宋元大藏中絕無僅有的一部《首楞嚴經》入藏註疏⁹，《義海》的獨特性及其時代意義亦不容小覷。那麼，在眾多《首楞嚴經》註疏中，《義海》為何能捷足入選大藏呢？為回答這些問題，本文擬通過梳理《義海》的成書、雕版及其入藏經過，來揭示南宋時期中土著述之入藏契機、程序及其意義。

一、《首楞嚴經義海》之成書過程

據筆者所知，現存“福州藏”中尚未發現開元寺版《義海》，東禪寺版本則有以下幾種¹⁰：醍醐寺藏本¹¹、東寺藏本¹²、金澤文庫藏本

9 收編了《首楞嚴經義海》的大藏經，除了“福州藏”以外，還有明版《南藏》（“九州禹”三函）、《永樂北藏》（“剪頗牧”三函）、《嘉興藏》（“翦頗牧”三函）。CBETA電子佛典《首楞嚴經義海》以《永樂北藏》本（第168冊，編號1581）為底本；《中華大藏經》本則以《嘉興藏》本為底本。此外，日本東福寺普門院還藏有一套南宋淳祐十年（1250）十月重刊單刻本《首楞嚴經義海》。

10 現存“福州藏”中，醍醐寺、金澤文庫、宮內廳書陵部所藏《義海》卷一首附題記：“福州福清縣靈鳳禪院臣僧咸輝募緣雕開新編《首楞嚴義海》經板一部三函，入本州東禪寺印經藏院流通。（中略）乾道八年十一月日謹題”。據此可知兩點事實：一、此類文本當為東禪寺版本；二、東禪寺版《義海》的原始經板並非東禪寺所雕，而是咸輝於平江府勸緣雕造的單刻本經板。但現存“福州藏”中尚無法確定有開元寺版《義海》，原因可能有二：一、開元寺版《義海》已經失傳；二、開元寺並未自己雕刻經板，而是直接收編了東禪寺版印本，由此即使現存“福州藏”中有開元寺版本，我們亦難以辨識。

11 醍醐寺藏本各卷的紙面鈐有朱印“東禪”（卷一一—卷二〇除外），有些紙背還有朱印“東禪大藏”（卷三、卷九—卷一一、卷一三、卷一五、卷一六）。除卷一以外，各卷的卷尾還有印工印，例如：“福州東禪經生鄭確印造”（卷二—卷一〇）、“福州東禪經生楊□印造”（卷一一—卷二〇）、“福州東禪經生林受印造”（卷二一—卷三〇）。

(卷四—卷六、卷八—卷一〇缺本)¹³、宮內廳書陵部藏本¹⁴。本節擬以宮內廳書陵部藏本(數位版)為主,結合醍醐寺本、金澤文庫本的版本信息,先梳理《義海》的成書過程。

宮內廳書陵部藏《義海》共三十卷,除卷首、卷末的雕造、喜捨題記以外,卷一之前、卷三十之尾還附有多篇附錄,有助於釐清其成書、雕版過程。卷一前附錄為兩篇序文:一、參知政事曾懷(1107-1175年)於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十五日撰寫的《首楞嚴經義海總序》(下文簡稱《總序》)¹⁵;二、咸輝於乾道元年(1165)撰寫的《首楞嚴經義海緣起序》(下文簡稱《咸輝序》)¹⁶。卷三〇五種附錄如下:一、咸輝於乾道三年(1167)六月二十日撰寫的跋文(下

此外,以下各卷還保留了咸輝單刻本中的平江府刻工印:卷三:“平江牛智刊”(長方雙廓);卷六、卷二〇:“平江牛智蔣成同開”(長方單廓);卷九、卷一〇:“平江牛智蔣成同刊”(長方雙廓);卷一七:“牛智刊”、“牛”、“項思中刊”、“項”;卷一九:“牛”、“項”;卷二一、卷二三、卷二四:“牛”;卷二五:“牛”、“平江牛智項思忠刊”(長方雙廓);卷二七:“刊者牛智項思中”;卷二九:“平江牛智項思中開”(長方單廓)。最後,卷二四第六版可見後世補版題記:“廣州覺苑寺比丘尼惠成為考王十三郎生界捨”及補版刻工名“賜”。關於醍醐寺本《義海》版本信息,參見:總本山醍醐寺編《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第208-227頁。

¹² 《東寺經藏一切經目錄》載:“寧《首楞嚴經義海》(自卷第一至卷第十,卷第一乾道七年十二月刊)一帙;晉《同義海》(自卷第十一至卷第二十,卷第十一、第十三乾道五年三月刊)二帙;楚《同義海》(自卷第二十一至卷第三十)二帙。”(高楠順次郎編《昭和法寶總目錄》第1卷,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9年,第822頁下)

¹³ 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編《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保管宋版一切經目錄》,橫濱: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1998年,第340-343頁。

¹⁴ 宮內廳書陵部藏本《首楞嚴經義海》,參見:斯道文庫《宮內廳書陵部收藏漢籍集覽——書誌書影、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所引宮內廳書陵部藏本《首楞嚴經義海》及其附錄,皆以該資料庫公開的數位版影像為據,不再一一出注。

¹⁵ 宮內廳書陵部藏本《首楞嚴經義海》卷一首附《首楞嚴經義海總序》末尾載:“時皇宋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十五日,左太中大夫叅知政事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曾懷序。”

¹⁶ 宮內廳書陵部藏本《首楞嚴經義海》卷一首附《首楞嚴經義海緣起序》末載:“時鉅宋乾道改元乙酉歲(1165),福唐稟釋迦遺教比丘咸輝謹序。”

文簡稱《咸輝跋》)¹⁷；二、平江府前住松江華嚴教院傳賢首祖教神照智彬於乾道三年十月十六日撰寫的《後序》；三、毗陵華藏比丘智先所撰偈語一首¹⁸；四、咸輝撰《開首楞嚴經義海疏》；五、咸輝撰雕造後記。¹⁹

附錄中乾道元年的《咸輝序》最早，當撰於《義海》初稿告成之時。其次是乾道三年（1167）六月二十日的《咸輝跋》，其中曰：“總三十萬言，分爲三十卷，手自書寫，募緣入版流通，恭請姑蘇神照講師校證其文。於中諸師提撕未到處，神照亦著語彰明之，凡數段焉，謂‘姑蘇曰’者是也”。據此可知，咸輝為籌備《義海》的雕版流通，特請平江府松江華嚴教院的神照大師智彬審閱校訂書稿，並將智彬幾點意見以“姑蘇曰”的方式補入《義海》。此後，智彬亦於同年十月十六日撰寫《後序》：“智彬嘉其運心廣大，因為校證其文；而求後序，自愧荒蕪，聊爾隨喜。時乾道三祀孟冬既望，平江府前住松江華嚴教院傳賢首祖教神照大師智彬於重玄古剎”。

綜上所述，《義海》之成書過程可歸納如下：首先，咸輝於乾道元年（1165）編成《義海》三十卷初稿；此後，因籌劃雕版流通，咸輝委託智彬審閱並遵其建議改訂書稿；最後，《義海》於乾道三年（1167）六月二十日定稿，同年十月十六日附加智彬撰《後序》，全書付梓雕版前的準備工作就緒。

17 宮內廳書陵部藏本《首楞嚴經義海》卷三〇末附咸輝撰跋文末載：“乾道丁亥（1167）夏至前一日，福城靈鳳蘭若遺教比丘咸輝謹書。”

18 宮內廳書陵部藏本《首楞嚴經義海》卷三〇末附智先撰偈載：“輝書記編集楞嚴諸家註解目曰‘義海’，住毗陵華藏比丘智先為說此偈。”

19 宮內廳書陵部藏本卷三〇末附《開首楞嚴經義海疏》和“雕造後記”僅見於福州版《義海》，明代的《南藏》《北藏》《嘉興藏》本皆未收錄此二附錄。

二、《首楞嚴經義海》之勸緣雕版

上文追溯了《義海》的成書過程，現在再據卷三〇的最後兩篇附錄，來確定《義海》的雕版年代。其一是咸輝撰《開首楞嚴經義海疏》：

老瞿曇四十年前已是大開鑪鞴，阿難海三百會後重新獨整鉗鎚，於焉鍛聖鎔凡，自此陶金入範。示遭登伽之難，顯談佛頂之書。羅七處以徵妄心，會入還而辨真見。可中有三提無得，真無見頂相實妙。蓮華王五大世主，保護不妄宣傳；三藏法師掄揚，密相付授，被乎震旦，譯在唐朝。神僧大士，詮註者數不可量；宰官居士，誦持者籌莫能筭。故我躬杵白氈炷香，自研松煤，集爲性宗一家，名曰《楞嚴義海》。圓融不礙行布，總二十九萬餘言；行布不礙圓融，共四百五十餘紙。性宗相宗，該攝寶王剎念。欲報佛恩德，誓將入板流通，期與藏經班行，開示人天眼目。事非細故，利莫大焉。顧惟非有力量而莫辨難能，深思豈無豪傑而推誠樂施？矧人天皆緣夙種，蓋富貴盡是儻來。何妨打破自己慳囊，庶幾普證楞嚴三昧。上祝兩宮之椿壽，旁資百執之龜齡。祈四海以澄清，冀萬民之豐樂。三檀六度，俾歡喜而滿心；十類四生，使平等而成佛。

詳定前平江府管內法主住寶藏教院傳賢首教觀慧日大師行深

校證兼勸緣前住平江府松江華嚴寶塔教院傳賢首宗教神照大師智彬

此為咸輝為募緣雕版而撰寫的勸緣文，包含幾點重要信息：一、用於雕版的底本當為乾道三年告成的修訂版《義海》，此時全書“總二十九萬餘言”、“共四百五十餘紙”；二、咸輝本人雖為禪僧，然《義

海》之旨在於“集為性宗一家”，即將禪宗（泐潭曉月）、天台宗（淨覺仁嶽）、華嚴宗（長水子璿、神照智彬）各家祖師之見解融會貫通；三、他贏得了平江府華嚴宗寺院（寶藏教院、寶塔教院）及其元老（慧日行深、神照智彬）等人支持；四、由其“誓將入板流通，期與藏經班行”可見，咸輝等人在籌劃雕版之初即已立志入藏流通。

其二是一篇雕造後記：

天台宗講徒曰：“昔智者大師聞西竺異比丘言，龍勝菩薩嘗於灌頂部中誦出《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流在五天，皆諸經所未聞之義。唯心法之大旨，五天世主保護祕嚴，不妄傳授。智者聞之，日夜西向禮拜，願早至此土，續佛壽命，然竟不及見。唐神龍初，此經方至廣州翻譯。今市工販鬻遍天下，而學者往往有畢生不曾識之者。法輕則信種自劣，可嘆也。”（出大宋禪僧德洪覺範《林間錄》）

予集刊此書，始於乾道乙酉（1165），成於淳熙甲午（1174），凡十年間，奔走經營，歷于緇白之門者，幾遍淮浙矣。於中艱勤障難，不可紀數；重愧道福不勝，動輒費力。信知前輩扶宗立教之難，非易得也。後世覽觀此書，宜相愛護，庶得法寶常住世間，續佛壽命，乃咸輝之至願也。

此為《義海》的雕版即將告成之際咸輝撰寫的後記。前半部分是《首楞嚴經》傳譯史，引自德洪覺範的《林間錄》²⁰；後半部分回顧自乾道元年（1165）《義海》初成至淳熙元年（1174）經板雕成的十年間，自己為募緣雕版奔走淮浙之經歷，其間所歷艱難溢於言表，亦期望後人珍惜愛護。

²⁰（宋）德洪覺範《林間錄》卷二，《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87冊，編號1624，第264頁上。

三、《首楞嚴經義海》之雕造過程

在了解了《義海》成書過程及咸輝募緣雕版目等後，我們再通過醍醐寺藏《義海》中咸輝當年的雕版題記，來梳理《義海》的雕版過程²¹。

現存東禪寺版《義海》包括醍醐寺本、金澤文庫本（卷四—卷六、卷八—卷一〇缺本）和宮內廳書陵部本，但三本的題記數量不等。其中，醍醐寺本每卷皆有十一世紀後半期的雕造題記，而金澤文庫現存二十四卷《義海》中僅有六卷（卷一首、卷三末、卷七末、卷一三末、卷一四末、卷二〇末）、宮內廳書陵部本中也僅有五卷（卷一首、卷一一末（殘存）、卷一三末、卷一八末（殘存）、卷二〇末）尚存同類題記。這是因為醍醐寺本《義海》基本保留了十一世紀的雕版原貌，而金澤文庫和宮內廳書陵部本《義海》則於寶慶二年（1226）前後經歷過大規模修補²²，在修補時刪除了原版中的題記。因此，

21 咸輝在平江府籌備的單刻本《義海》經板，後奉旨交付福州東禪寺入藏流通，醍醐寺藏東禪寺版《義海》中相當完整地保留了單刻本的原版刊記，是研究《義海》雕版過程的重要史料。

22 醍醐寺本《義海》和金澤文庫、宮內廳書陵部藏本的印造年代不同：醍醐寺本印造年代較早，所以其中除個別版面有補版跡象（卷二四第6版有補版題記“廣州覺苑寺比丘尼惠成為考王十三郎生界”和刻工名“賜”），絕大部分仍保留了乾道、淳熙年間的雕版原貌。但金澤文庫、宮內廳書陵部藏《義海》的經板，曾於寶慶二年（1226）前後經過全面修補。金澤文庫本《義海》卷二七末可見補版題記：“朝議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曾噩敬施俸資，就東禪大藏經板內揀出朽蠹漫滅、有妨看誦者，重加刊換，永久流通。寶慶貳年丙戌（1226）四月日謹題。監修沙門元彰、師□、有輝，住持沙門祖洪。”（《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保管宋版一切經目錄》，第343頁）關於東禪寺版《義海》補版及其刻工，參照：牧野和夫《日本舶載東禪寺版一切經の刊・印・修をめぐる一、二の問題》，《實踐國文學》第62號，2002年；牧野和夫《醍醐寺藏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二十四的一字刻工名「賜」をめぐる一、二の問題》，《ナオ・デ・ラ・チーナ》第8號，2005年；牧野和夫《東禪寺版大藏經補刻葉における刻工の一側面—刻工「牛智」「蔣成」等の組み合わせ—》，《實踐女子大學文學部紀要》第57號，第1-14頁。

本節擬借助醍醐寺本《義海》各項題記，全面釐清其雕版過程。

首先，醍醐寺本《義海》中最早的紀年題記見於卷二末尾：

大宋國福建路福州侯官縣今寄居兩浙平江府常熟縣福
山崇奉三寶弟子進士陳興年施錢壹拾貳貫、平江府常熟縣
陸莊張宅門下清信奉佛女弟子吳氏妙圓施錢壹拾柒貫伍
佰，共開此經，功德各隨願心圓滿者。乾道四年（1168）
正月日題，勸緣福唐靈鳳禪院沙門咸輝²³。

據此可知，《義海》卷二於乾道四年（1168）正月前後開板雕造，助緣人有二。觀其開板年代，距智彬撰《後序》的乾道三年十月不過兩個月。此後的雕造工作大致按卷次進行，乾道四年年內即雕完六卷：卷二（正月）、卷三（五月）²⁴、卷四和卷五（七月）²⁵、卷六（十月）²⁶、

23 《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0頁。

24 卷三卷末題記：“平江府常熟縣報恩蘭若住持傳教比丘應輪，謹施長財開此經一卷，功德回向真如實際，莊嚴無上佛果菩提，上報四恩，下資三有，法界含生，同證圓通法門，各入楞嚴三昧。乾道四年（1168）五月日，幹緣咸輝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1頁）

25 卷四卷末題記：“寄居兩浙平江府宮使敷閣渤海侍制位清信歸奉三寶崇國夫人秦氏歸真，謹施淨財開此經一卷，功德奉為先祖太師中王、祖妣兩國沖真先生王氏、先考太傅嘉國公、先妣秦國夫人鄭氏莊嚴淨土。伏願性空自悟，心迹圓明，脫人間生死根塵，入如來寶明空海。乾道四年（1168）七月日，釋咸輝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1頁）卷五卷末題記：“寄居兩浙平江府宮使敷閣渤海侍制門下奉佛女弟子吳氏慧資，謹施淨財開此經一卷，功德回向真如實際，莊嚴無上佛果菩提，藻雪過愆，薰修種智，增延壽考，永保康寧，上報四恩，下資三有，爰及法界有情，同成諸佛妙道，共證圓通法門者。乾道四年（1168）七月日，幹緣釋咸輝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2頁）

26 卷六卷末題記：“住通州報恩光孝禪寺比丘祖戒，謹施長財，兼募眾緣，開此經一卷，功德等報四恩，普資三有。法界含生，同悟菩提，勝淨明心，各證[涅]槃，無漏真淨。乾道四年（1168）十月日，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2頁）

卷二〇(十一月)²⁷。從募緣地域來看,同年七月為止仍然僅限於平江府僧俗二眾:常熟縣善男信女(卷二)、平江府宮使敷閣渤海侍制位家族(卷四、卷五)、常熟縣報恩寺僧(卷三)。自十月以後,募緣範圍則擴大到淮南東路的通州(江蘇南通),募緣對象包括報恩廣孝禪寺僧人(卷六)和靜海縣盛氏家族(卷二〇)。

在乾道五年(1169),雕造事業依舊進展順利,以每月一卷的速度在一年內基本雕完了十卷:卷九(正月)²⁸,卷一六和卷一七(二月)²⁹,卷一〇和卷一一(三月)³⁰、卷一五(五月)³¹、卷一三(七月)³²、卷

27 卷二〇卷末題記:“淮南東路通州靜海縣居住崇敬三寶弟子孝男將侍郎盛世榮、弟世昌、外祖母胡氏、母顧氏、妻張氏、家眷等,謹施淨財開此經一卷,功德專伸追薦先考盛二宣教、先妣陳氏生界。伏願神超七趣,理悟四禪,俱成般怛囉之正因,同入楞嚴之三昧。乾道四年(1168)十一月日,沙門咸輝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20頁)

28 卷九卷末題記:“建康府移忠報慈禪寺住持嗣祖賜紫妙空大師傳卿,謹施長財開此經一卷,功德上報四恩,下資三有,法界含生,同圓般若種智,共入楞嚴妙門者。乾道五年(1169)正月日,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3頁)

29 卷一六卷末題記:“通州管內僧判比丘法裕、表白比丘師通率諸同志,法名情旨,具列于後。(中略)已上共施伍拾貫文省開此經一卷,功德各薦先親,竝同伏願染薰解脫,得香光之莊嚴;憶忘混融,獲無生之法忍。同遊樂國,共證圓通。乾道五年(1169)二月日,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8頁)卷一七卷末題記:“大宋國平江府長洲縣樂安下鄉香花橋南街東居住清信奉佛弟子守湖州助教王充,同兄王先,并妻錢氏圓信與家眷等,謹施淨財參拾伍貫文足,開此經一卷,入藏流通,永為佛種,功德四恩普報,三有同資,法界有情,齊成佛道。願充等聞思修學,入觀音圓通之法門;熏習發明,得楞嚴佛母之三昧。莊嚴福慧,期證菩提。乾道五年(1169)二月二日,釋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8頁)

30 卷一〇卷末題記:“淮南東路通州管內僧正主管僧事太平興國寺臨壇賜紫慈覺大師德彥,謹施長財三十五貫文足開此經一卷,所將功德專伸追薦先考俞承立十郎、先妣邊氏九娘子生界。伏願二魂如在,八識昭然,不昧本來,享茲薦悼,然後銷顛倒想,了生死之本空,悟常住心,見身土之無礙。從一佛國至一道場,禮事如來而蕩盡纖疑,成就菩提而永無退轉。龍華三會,期再相逢,重為親因,同授記莚。乾道五年(1169)三月一日,咸輝敬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4頁)卷一一卷末

一四和卷一九(十一月)³³、卷一八(十二月)³⁴本年的勸緣地域,除淮南東路的通州(卷一〇、卷一三、卷一五、卷一六、卷一九)以外,又進一步擴大到了平江府長洲縣(卷一七、卷一八)、兩浙西路的常州無錫縣(卷一四)、江南東路的建康府(卷九、卷一一)。至於募緣對象,除了建康府移忠報慈禪寺住持(卷九)、通州太平興國寺賜紫高僧(卷一〇)、建康府太師秦申王府夫人(卷一一)以外,大多是普通僧俗。刊板所需費用不菲,少則三千文(卷一八)或三十五貫文足(卷一〇),多則五十省(卷一三、卷一五、卷一六),對於普通信眾來說想必是一筆巨額開銷,所以他們往往集數人或數十人之力合雕

題記:“建康府太師秦申王府太傅嘉國公位崇奉三寶越國太夫人曹氏逸真,謹施淨財開此經一卷,功德保扶身位康寧,壽齡綿永。伏願薰修種智,悟性覺之妙明,蕩滌疑情,見本覺之明妙,期成佛果,克證菩提。乾道五年(1169)三月日,釋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5頁)

31 卷一五卷末題記:“通州管內副僧正比丘政持、行儔募到同志,法名情旨,具列于後(中略)。已上共施伍拾貫省,開此經一卷,功德各薦先親,竝同伏願六根解脫,一性圓明,生淨土之九蓮,入楞嚴之三昧,俱承佛記,各坐道場。乾道五年(1169)五月二十九日,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7頁)

32 卷一三卷末題記:“通州使院奉佛信士丁澤、張傑募到同志信士,名銜意旨,具列于後:(中略)。已上共施伍拾貫省,各為親因,竝同伏願存亡獲益,俱入華屋之妙門,福慧莊嚴,各出沈冥之苦海,始從開覺,畢證菩提。乾道五年(1169)七月十五日,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6頁)

33 卷一四卷末題記:“無錫縣鴻山居將侍郎樊輪施梨木經板壹函,保扶身位康寧,增延祿算。(中略)間有或捨一錢至於多錢,開一字至於多字,一經成就,二施等平,見聞同悟首楞嚴,毀讚咸歸大義海。‘義海’之名,出《華嚴》第四云:‘堅固眼主山神,得無邊大義海解脫門’。乾道五年(1169)十一月十七日,咸輝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6-217頁)卷一九卷末題記:“通州廣惠禪院施財比丘法名淨默,施拾貫省(中略)。一寶書成就,眾願意周圓,同入四決定義門,各登三無漏學地。乾道五年(1169)十一月十七日,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9頁)

34 卷一八卷末題記:“平江府市隱居士守湖州助教王充,糾率同志信人施財,名銜具列于後:(中略)。共施參仟,同開祕典,一義海成就,眾福河渺瀰,徑從涅槃門,直入如來藏。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望日,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9頁)

一卷。例如，卷十四題記記錄了很多信眾名字，稱他們“或捨一錢至於多錢，開一字乃至多字”。

但在次年即乾道六年(1170)，雕造作業開始減速，僅完成了四卷雕版：卷二一—卷二三(四月)³⁵、卷二四(八月)³⁶。募緣地域主要是平江府長洲縣(卷二一)和通州海門縣等地(卷二一—卷二三)。每卷費用不等，有的三十五貫足(卷二二)，有的五十貫省(卷二三)，有的五十貫文足(卷二四)。

乾道七年(1171)雕版事業進一步阻滯，三月在平江府吳縣高旻一家支持下雕成了卷二七³⁷，十二月又蒙平江府常熟縣張澄施財而

³⁵ 卷二一卷末題記：“大宋國平江府長洲縣樂安鄉練木巷居住奉三寶女弟子胡氏妙觀，謹施淨財，雕開《首楞嚴義海》第二十一卷，所鳩殊利，回向真如實際，莊嚴無上菩提，普薰法界眾生，同證如來藏性。然冀龍天密衛，法力冥加，善種增新，宿冤解釋，四恩咸報，三有齊資，人與非人，俱登妙覺。乾道六年(1170)四月日，幹緣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21頁)卷二二卷末題記：“通州興化寺男僧普英，回施長財參拾伍貫文足，雕開《首楞嚴義海》第二十二卷，所將功德，追薦(中略)莊嚴生界。伏願住三漸次，斷十二顛倒妄想因緣，修三摩提，具十方如來真實福慧，等與含識，同悟楞嚴，穎脫娑婆，徑生極樂。乾道六年(1170)四月日，幹緣比丘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21頁)卷二三卷末題記：“通州海門縣團寺僧首真覺大師彥達，率諸同志，法名情旨，具列于後：(中略)。已上共施伍拾貫省，開此經一卷，功德各薦先親，竝同伏願迴脫根塵，不居陰界，進四加行，登十地階，獲聞楞嚴五種殊勝之名，頓超娑婆七趣人天等道，同生樂國，共證菩提。乾道六年(1170)四月日，幹緣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22頁)

³⁶ 卷二四卷末題記：“通州海門縣清信崇奉三寶弟子進義校尉御前水軍部將朱珍，同弟進義校尉御前水軍部將朱忞，與家眷等，謹施淨財伍拾貫文足，雕開《首楞嚴義海經》板第二十四卷，所將功德，祈保平安，增延祿算，門庭昌盛，眷屬諧和。伏願廓徹根塵，消除妄想，回心趣大，捨二乘之聲，間發真歸元，登無上之覺道。乾道六年(1170)八月日，幹緣沙門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23頁)

³⁷ 卷二七卷末題記：“大宋國淮南東路通州靜海縣、今寄兩浙西路平江府吳縣鳳凰鄉艇船橋西居住清信崇奉三寶弟子孝夫將侍郎高旻，同孝男居仁、居安，與家眷等，謹施淨財，雕刊新編《大佛頂首楞嚴經義海》第二十七卷，入藏流通，永為佛種，鳩攢善利，追薦亡妻孺人許氏法名慧淨尊魂超升佛界。伏願從是凡身，上歷菩

完成了卷一的雕版³⁸。乾道八年(1169)情形亦不見好轉,三月時在通州梁淳等十名信眾支持下完成了卷二八³⁹,此後(月份不詳)又因平江府長洲縣祝端友等人資助完成了卷三〇雕版⁴⁰。同年十一月,在雕版事業臨近尾聲卻無法圓滿的困難時刻,“姑蘇定慧長老顯公”挺身而出,入京拜謁參知政事曾懷,由此曾懷於十一月十五日親筆起草《總序》(見東禪寺版本卷一之首)。此事不但為雕版事業注入強心劑,亦為其入藏創造了契機。同月,咸輝在《義海》卷一前增補了如下題記:

福州福清縣靈鳳禪院臣僧咸輝募緣雕開新編《首楞嚴義海》經板一部三函,入本州東禪寺印經藏院流通。先用恭為祝延今上皇帝、太上皇帝聖壽無疆,文武官僚同資祿位,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佛日增輝,法輪常轉,然後各隨捨錢緇白信人願心圓滿者。乾道八年十一月日謹題。

薩六十之聖位,捨茲報質,遍入楞嚴圓通之法門,獲授記如耶輸陀羅,得菩提等娑竭龍女,現存孝眷,各保康寧。乾道七年(1171)三月日,幹緣沙門咸輝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25頁)

38 醍醐寺本《義海》卷一卷末題記作:“平江府常熟縣信士張澄,施財開此經一卷,隨彼願心功德圓滿者”(《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09頁),不含紀年。然《東寺經藏一切經目錄》載:“寧《首楞嚴經義海》(自卷第一至卷第十,卷第一乾道七年十二月刊)”,可知《義海》卷一為“乾道七年十二月”所雕。

39 卷二八卷末題記:“通州奉佛弟子梁淳,募緣城內外廂信士一十名,各人情旨,具列于後:(中略)。已上共施伍拾貫省,開此經一卷,功德各薦先親,竝同伏願超眾生濁,破三界癡,如鏡鑑明,似空虛靜,出五陰之區宇,悟常[住]之真心,共證楞嚴圓通法門,同遊義海解脫境界。乾道八年(1172)三月日,幹緣釋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25頁)

40 卷三〇卷末題記:“平江府長洲縣東吳上鄉佐家橋北居住奉佛弟子祝端友,施財刊此經一卷,功德上報四恩三有,法界有情同霑善利,次將追薦(中略)。然後懺悔端友生身一切罪障,仗此良因悉蕩滌,伏願併銷,乘悟頓證圓通,穎脫生死根塵,造詣如來境界。端友欣逢後軸,喜慰初心,敬說伽陀,以伸讚歎云:‘楞嚴義海大光輝,化出高僧標疏機,大權菩薩多方便,賜我幸霑末後依。’乾道壬辰歲(1172),端友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27頁)

此為《義海》三十卷中唯一一則卷首題記，其行文亦仿東禪寺版大藏經卷首題記之風格。其中既言“咸輝募緣雕開新編《首楞嚴義海》經板一部三函，入本州東禪寺印經藏院流通”，說明乾道八年十一月左右，咸輝已與東禪寺達成協議，《義海》經板雕成後將由東禪寺印經藏院負責印造和流通。

乾道九年（1173）以後，雕版進度稍見恢復，同年三月、四月完成了卷二九⁴¹、卷七⁴²、卷一二⁴³，各卷助緣人包括：平江府城內夏彥興等人（卷二九）、楚州鹽城縣主管學事晁公留等人（卷七）、平江府常熟縣陶修一家（卷一二）。至淳熙元年（1174）九月，又在通州靜海縣信眾的支持下完成了卷二五⁴⁴雕版。此外，卷二六的卷末

⁴¹ 卷二九卷末題記：“平江府郭居住奉佛弟子夏彥興同母裴氏，施財陸貫，追薦先考夏廿四承事，兼募同志信人施財，名銜具列于後：（中略）。共開此經一卷，功德各薦先親，竝同伏願六根虛淨，一性圓明，悟佛頂首楞嚴王，入如來妙莊嚴海，俱承佛記，各證菩提。乾道九年（1173）三月日，幹緣沙門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26頁）

⁴² 卷七卷末題記：“右宣教郎知楚州鹽城縣主管學事晁公留施財，兼募同志、宰官、居士、長者信人（中略），共開此經一卷，功德上報四恩，下資三有，法界含生，同圓種智。伏願分別永寂，脫顛倒之輪回，生滅圓離，悟真心之常住，期承佛記，剋證菩提。乾道九年（1173）四月日，幹緣沙門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2–213頁）

⁴³ 卷一二卷末題記：“大宋國平江府常熟縣思政鄉二十八都、今寄吳縣永定鄉穀市橋西街北西南居住崇奉三寶弟子陶脩，與家眷等，謹施淨財參拾貫文開此經一卷，功德祝獻龍天，保安身位，增延壽筭，堅固福基，藻雪根塵，懺揚罪咎，家居學佛，如意吉祥，祈眷屬以諧和，冀門庭之昌盛。伏願歇即菩提，悟神珠之本有，致大饒富，得寶覺之真乘，等與群倫，俱成佛道。乾道九年（1173）四月日，沙門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5頁）

⁴⁴ 卷二五卷末題記：“通州靜海縣石港鎮市居住奉三寶弟子卜尚、并男卜瑜、女[婿陸]□□，[與家]眷等，謹施淨財（中略）。竝同伏願迴超七趣，頓悟四禪，斷惑習之疑根，入圓通之境界。淳熙元年（1174）九月日，幹緣釋咸輝謹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23頁）

題記⁴⁵ 破損，雕造年代不明，但亦當在淳熙元年以前。由此，乾道四年（1168）正月前後啟動的雕版事業，至此終於落下帷幕。想必正是此時，咸輝才感慨萬千地寫下了前述“雕造後記”，回顧十年來的艱辛歷程。

四、《首楞嚴經義海》之入藏過程

自乾道四年開始雕造《義海》，咸輝得到了平江府當地寺院、僧俗、刻工（牛智、蔣成、項思中）等民眾的支持⁴⁶，亦得到了兩浙西路的常州、淮南東路的通州、江南東路的建康府等地僧俗的相助，最終於淳熙元年九月圓滿完成雕版工作。此外，乾道八年十一月曾懷為《義海》撰寫了《總序》，隨後福州東禪寺又應允其印造流通。即使如此，咸輝也並未就此駐足，他隨即入京，並於一年後的淳熙二年九月十三日，得朝廷頒旨“依所陳祈，賜入大藏以廣流通”⁴⁷。那麼，這位福州僧人是如何促成《義海》入藏的呢？

首先，《義海》入藏是咸輝等人長期不懈努力的結果。入藏流

⁴⁵ 卷二六卷末題記：“通州檀信名銜（中略）。福州信士（中略）。常州信士（中略）。平江府信士（中略）。通州興化寺比丘如月（中略）。竝同伏願破除五陰，明悟四禪，期脫生死之輪回，冀登涅槃之覺道。（以下破損）”（《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24頁）

⁴⁶ 牧野和夫指出，醍醐寺本《首楞嚴經義海》除了第二十四卷第6版等少數補版以外，大部分是乾道年間至淳熙初年由牛智、項思中、蔣成等平江刻工雕造而成，後被編入東禪寺版大藏經中。其雕造年代比平江府磧沙版大藏經更早，是江蘇刊刻史上極為珍貴的遺物。參照：牧野和夫《醍醐寺藏首楞嚴經義海卷第二十四の一字刻工名「賜」をめぐる一、二の問題》，《ナオ・デ・ラ・チーナ》第8號，2005年。

⁴⁷ 卷三〇卷末題記：“淳熙二年九月十三日，恭奉聖旨，依所陳乞，賜入大藏以廣流通，特賜右街鑑義臣僧咸輝題。”（《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27頁）

通不但是咸輝本人多年夙願，也是平江府雕版事業的精神支撐和動力源泉。早在乾道四年（1168）的《開首楞嚴經義海疏》中，咸輝等人即已立志“誓將入板流通，期與藏經班行”。此後，咸輝又分別在乾道五年（1166）二月二日（卷一七）⁴⁸和乾道七年（1171）三月（卷二七）⁴⁹的題記中，透露了入藏流通、永為佛種的心願。

其次，乾道八年（1173）十一月前後取得曾懷和東禪寺的支持，也是《義海》實現入藏的重要條件。而咸輝之所以要與東禪寺達成流通協議，還有一個重要背景，即《大慧語錄》的奉旨入藏和東禪寺重啟雕藏。其實，當《慧海》的雕版在平江府如火如荼地展開的時候，大慧宗杲的弟子們已經開始策劃《大慧語錄》的入藏事宜。乾道七年（1171）三月，接掌徑山禪寺住持不久的蘊聞上表進獻《語錄》，五月十九日獲准入藏；同年十一月至翌年一月，東禪寺即奉命雕造《大慧普覺語錄》並編入東禪寺版大藏經。值得注意的是，距此不足一年，咸輝即與東禪寺達成協議，將“首楞嚴義海經板一部三函，入本州東禪寺印經藏院流通”。此協議與東禪寺版收編《大慧禪師語錄》的時機前後密切銜接，當非純屬偶然。

最後，咸輝若要仿效《大慧禪師語錄》通過正規渠道入藏，就必須入京請旨。幸運的是，咸輝在東禪寺版《義海》卷一末尾為我們留下了申辦入藏時的各種相關文書：一、《進經劄子》（淳熙二年四月日）；二、《謝表》（淳熙二年閏九月十五日）；三、《辭不受鑑義劄子》（淳熙二年九月十八日）；四、《謝入藏表》（淳熙三年十月日）；

⁴⁸ 卷一七卷末題記載：“開此經一卷，入藏流通，永為佛種”。（《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8頁）

⁴⁹ 卷二七卷末題記載：“雕刊新編《大佛頂首楞嚴經義海》第二十七卷，入藏流通，永為佛種”。（《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25頁）

五、《皇帝付福州入藏御批》（淳熙二年四月二十七日）⁵⁰。通過解讀這幾份文書，我們現在來具體梳理《義海》的入藏程序。

先看淳熙二年四月咸輝向孝宗進獻《義海》時呈交的《進經劄子》：

福州福清縣靈鳳禪院臣僧咸輝，粵以釋迦出現，大教斯興，唯《首楞嚴經》是惟心大旨，古今禪講箋註實繁，檢閱頗艱，和融匪易。欲便觀覽，庶見宗綱，臣於累年刪為一帙，名曰“義海”，入版雕刊，喜遇昌朝，獲圓斯典，方欲印造，未敢施行。恭惟皇帝陛下，以諸佛之心為心，用法界之量為量，具正法之祕藏，開涅槃之妙門，遠播堯風，廣延慧命。臣今將新印《楞嚴義海》乙部三函計三十卷，謹謹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睿覽，乞頒詔旨，將此經版入福州東禪報恩光孝禪寺印經院，隨大藏經流通，使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所鳩鴻因，祝延聖壽無疆，金枝益茂者。臣謹具奏以聞。

淳熙二年四月日，福州福清縣靈鳳禪院臣僧咸輝劄子。⁵¹

據此可知，淳熙元年九月《義海》雕版竣工後，咸輝未急於印造流通，而是攜印本入京申辦入藏事宜。翌年四月，咸輝向孝宗進獻“新印《楞嚴義海》乙部三函計三十卷”，啟請“乞頒詔旨，將此經版入福州東禪報恩光孝禪寺印經院，隨大藏經流通。”在這份劄子之後，咸輝還有一段注記，說明了進獻後的一系列流程：

當月二十七日，伏蒙睿覽，即時宣押。至九月十三日，恭奉聖旨：“依所陳乞，賜入大藏以廣流通。”續於十八日，令直殿東頭供奉官李裕文取問：“進《義海》僧，欲賜僧職、錢物，要與不要，等取回奏。”咸輝上劄力辭，不願祇受。復

⁵⁰ 此五種附錄僅見於醍醐寺本和金澤文庫本《義海》，宮內廳書陵部本卷一末尾沒有收錄該五種附錄。

⁵¹ 《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09頁。

至閏九月十五日，頒降特賜右街鑑義勅黃牒一道，委左街僧錄慧光法師若訥給付，有旨不許辭免⁵²。

可見，咸輝進獻《義海》的當月（四月）二十七日，即蒙孝宗御覽、宣押。所謂“宣押”，當即孝宗閱後批文（附錄五：《皇帝付福州入藏御批》）：“向來印造釋教藏經，工製甚精好。今有僧咸輝自備用度，雕造《注楞嚴義海》經板一副并教乘文字，可與送入大藏，同見傳藏經印造，以廣其傳”⁵³。

後來，孝宗“依所陳乞，賜入大藏以廣流通”的聖旨於同年九月十三日下達至咸輝本人。九月十八日，直殿東頭供奉官李裕文前來咨問所需僧職、錢物等，咸輝力辭不受（附錄三：《辭不受鑑義劄子》）⁵⁴。至閏九月十五日，孝宗頒旨特賜咸輝“右街鑑義”封號，並將“特賜右街鑑義勅黃牒一道”委派“左街僧錄慧光法師若訥”給付咸輝本人，不許辭讓，咸輝於是拜受並上表謝恩（附錄二：《謝表》）⁵⁵。咸輝離京後將《義海》經板運送至福州東禪寺，交付印經

⁵² 《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09頁。

⁵³ 《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0頁。

⁵⁴ 咸輝《辭不受鑑義劄子》：“福州福清縣靈鳳禪院臣僧咸輝，粵以佛法東漸，全賴聖君以主盟，宗教西來，獨藉昌朝而流布。臣近以《楞嚴義海》新經投[進]皇帝陛下，伏蒙聖慈，特賜審覽，允許頒行。臣不勝喜躍之至，未敢具表稱謝。竊聞陛下欲補賜臣僧職等事，切念臣林下野人，早歲蒙恩剃度，身為佛子，為流通佛法故，乃敢瞻雲望闕，遠遠而來，此外即無所希冀。感荷聖恩而厚加褒寵，而臣實不願祇受，固非佞妄以苟名聞利養。伏望陛下察臣區區流通之意，特與蠲免，容臣事辦歸林，下學佛祖之道，上報聖恩，祝延睿筭，謹具奏以聞。淳熙二年九月日，福州福清縣靈鳳禪院臣僧咸輝劄子。”（《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09-210頁）

⁵⁵ 咸輝《謝表》載：“臣僧咸輝，今月十五日，伏蒙聖慈，特賜臣右街鑑義者，臣即日就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焚香望闕，謝恩跪受訖。粵以覺苑回春，叢林皆挺其秀。堯雲霈澤，大地咸沐其休。錫賜既隆，撫躬增愧，既不容於辭遜，實豈易於祇承。恭惟皇帝陛下，悟徹宗乘，機超佛祖，天縱辨慧，聖德育生。蓋聖心欲汲，引於後來，特頒宣使，躋攀於前者。臣敢不誓勤禪誦，仰報聖恩，庶幾願藉楞嚴，永延睿筭。

院入藏流通，隨後即攜東禪寺印經院新印之《義海》循海路進京回奏，不幸中途舟沉物損，只得返回福州重印。經此波折，咸輝上表謝恩（附錄五：《謝入藏表》）⁵⁶之時，已是淳熙三年十月。

在《義海》入藏的背後，有一位幕後推手必須注意，即孝宗委派交付黃牒的那位“左街僧錄慧光法師若訥”。若訥（1110–1191年）在南宋孝宗和光宗兩朝地位顯赫，名重一時。據《釋門正統》⁵⁷和《佛祖統紀》⁵⁸等記載，若訥，字希言，出自嘉興孫氏，十三歲出家，先後在德藏竹庵和證悟智圓門下修習佛法，後隨證悟入住上天竺靈感觀音教院，善講《法華文句》⁵⁹。紹興二十八年（1158）證悟示滅後⁶⁰，若訥奉詔接掌該院住持。乾道三年（1167）敕賜右街僧錄，住寺升格為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乾道四年（1168）四月八日，若訥領徒五十人入內觀堂修金光護國法，再晉左街僧錄慧光法師⁶¹。若訥於淳熙

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臣謹具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淳熙二年閏九月日，特賜右街鑑義臣僧咸輝上表。”（《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09頁）

⁵⁶ 咸輝《謝入藏表》：“臣僧咸輝，昨者恭奉聖旨，以臣所進《楞嚴義海》三函賜入大藏。臣躬親送此經板入福州東禪寺印經院，同見傳藏經印造流通訖，續印此經回奏，不期於海道沈壞舟舫，所有盡皆飄蕩。得隣舫相救，粗保殘生，再回福州，重印此經，謹謹上進。伏乞聖慈，特賜睿覽者。粵以孔聖之道本仁義於六經，釋氏之宗祖戒定於三學。恭惟皇帝陛下，生知道妙，夙悟佛乘，以可久可大之資，撫寢明寢昌之運。證圓覺而導五性寂住光嚴，披楞嚴而見八還坐寶王剎。賜以義海之帙，班乎大藏之文，回紫金山，寬香水海。宣真勝義，祈佛日與帝日齊明，開涅槃門，冀祖風偕堯風竝扇。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臣謹具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淳熙三年十月日，特賜右街鑑義臣僧咸輝上表。”（《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10頁）

⁵⁷（宋）宗鑑《釋門正統》卷七，《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75冊，編號1513，第345頁中–346頁上。

⁵⁸（宋）志磐《佛祖統紀》卷一七，《大正藏》第49冊，第236頁上–中。

⁵⁹（宋）宗鑑《釋門正統》卷七，《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75冊，第345頁下。

⁶⁰（元）覺岸《釋氏稽古略》卷四，《大正藏》第49冊，編號2037，第892頁上。

⁶¹（宋）志磐《佛祖統紀》卷一七，《大正藏》第49冊，第236頁上。

十一年(1184)退居興福寺，特授兩街都錄。紹熙二年(1191)十月一日示寂，世壽八十二、法臘六十九。葬於正寢，謚“宗教廣慈”，塔名“普照”，給事宋之瑞為撰塔銘⁶²。

孝宗委派若訥轉交黃牒，不僅因其位居左街僧錄，亦因咸輝進京申辦入藏的半年期間即寄身於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所以咸輝於《謝表》中云：“臣僧咸輝，今月十五日，伏蒙聖慈特賜臣右街鑑義者，臣即日就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焚香望闕，謝恩跪受訖”⁶³。既然咸輝寄居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那麼申辦入藏前後想必得到了若訥多方協助。孝宗非常器重若訥，淳熙元年二月曾於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助建藏經殿並賜大藏⁶⁴，翌年三月駕幸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⁶⁵，六月再召其入宮獨對內觀堂⁶⁶。因此，咸輝於淳熙二年四月進獻的《義海》《進經劄子》想必即假手若訥代為呈遞。而若訥之所以給予咸輝支持，應該一是賞識這位不屈不撓的福州僧人，二是《義海》本身融匯天台、華嚴、禪宗三家之說。

最後，咸輝入藏成功的經驗還有後續效應，即為天台教典的接踵入藏開啟了門戶。淳熙三年(1176)正月，即《義海》入藏(淳熙二年九月十三日)數月以後，孝宗又降旨敕東禪寺收編天台教典入藏，而此事的幕後推手同樣也是若訥。據《釋門正統》：“山家《玄》、《句》、《止觀》三大部，雖蒙仁廟宣賜東掖，曾、王二公建藏南湖，

⁶² (宋)宗鑑《釋門正統》卷七，《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75冊，第346頁上。

⁶³ 《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經目錄》第5冊，第209頁。

⁶⁴ (宋)智磐《佛祖統紀》卷四七載：“淳熙元年二月，賜內帑於上天竺建藏殿，及賜大藏經，皇太子為書殿榜。”(《大正藏》第49冊，編號2035，第429頁上)

⁶⁵ (宋)智磐《佛祖統紀》卷四七載：“[淳熙]二年三月，駕幸上天竺炷香禮敬大士，詔建護國金光明道場，賜白雲堂印。令天下三學諸宗並詣白雲堂，公舉用印，申明有司。”(《大正藏》第49冊，第429頁上)

下竺既不獲預大士輪藏，閱者初未睹焉。淳熙三年（1176）御批下福州東禪鏤板，永同大藏流行經肆。申到兩藏，一以供御覽，一以畀覺徒。大部廣行，師之力也。”⁶⁷考慮到天台教典與《義海》之奉旨入藏前後銜接，又都關涉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和高僧若訥，所以筆者推測，若訥很可能受到《義海》事例的啟發，於是抓緊時機向孝宗進言並促成了天台教典入藏。⁶⁸

結語

自北宋官版《開寶藏》以來，後世收編新譯佛典或中土著述，須經朝廷審批以後，方可編聯入藏。因此，宋版大藏經中的中土著述，尤其是北宋以後的當代著述，往往於正文前後附刻與其入藏相關的奏折、敕牒等文書，此類附錄乃是研究宋代官文書和入藏程序的重要史料。在宋元大藏中，最為完整地保留了入藏史料的當為“福州藏”，本文討論的東禪寺版《義海》即為意義突出的事例之一。在這部典籍當中，編者咸暉收集和保留了其編撰、雕造、入藏的全程記錄，極為可貴。

根據這些記錄，我們可以歸納《義海》的成立和入藏過程如下：《首楞嚴經義海》三十卷是咸暉的著作，初稿完成於乾道元年（1165），後經智彬審定校閱於乾道三年（1167）十月定稿。乾道四年（1168）

⁶⁶（宋）智磐《佛祖統紀》卷四七載：“[淳熙二年]六月，召上竺訥法師，獨對內觀堂。”（《大正藏》第49冊，第429頁上）

⁶⁷（宋）宗鑑《釋門正統》卷七，《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75冊，第346頁上。

⁶⁸關於天台教典的前後兩度入藏，參見：拙論《天台教典的海外回流及入藏始末》（待刊）。

正月,《義海》的雕版在平江府正式啟動,由當地佛教界資深長老華嚴宗的行深和智彬監修、作者咸輝親自募緣。在平江府、常州、通州、建康府等地廣大僧俗的支持下,雕版事業歷時七年、至淳熙元年(1174)九月告成。竣工前的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蒙當朝重臣曾懷起草《總序》,咸輝亦與東禪寺達成流通協議。淳熙二年(1175)四月,咸輝攜印本入京,在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慧光法師若訥的協助下,將《義海》進獻於孝宗並乞請入藏。當月二十七日,孝宗御覽畫押,同年九月十三日頒賜入藏,閏九月十五日再賜咸輝右街鑑義封號。咸輝奉旨將經板交付福州東禪寺印經院入藏流通,準備就緒後即於淳熙三年(1176)十月上表謝恩。

《首楞嚴經》對宋代佛教影響深遠,禪教各宗高僧踴躍註釋,而作為隨文集解的《首楞嚴經義海》即融匯了華嚴、禪、天台性宗各家的理解,展現了宋代佛教禪教一致的總體趨勢,也贏得了各派宗人的廣泛支持。這點不僅體現在《義海》的文獻和思想當中,其實該著作自成書、雕版乃至入藏為止的經歷本身,亦充分展現了宋代佛教界的整體氛圍。首先,作者咸輝雖是隸屬福州福清縣靈鳳禪院的禪僧,但在《義海》的修訂和雕版過程中,他卻得到了蘇州佛教界尤其是華嚴宗寺院(寶藏教院、寶塔教院)元老傳賢首教觀慧日大師行深、傳賢首宗教神照大師智彬等人的無私援助。在其入京申辦入藏事宜期間,又得到了天台宗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住持左街僧錄慧光法師若訥的全面協助。最後,奉旨收編《義海》入藏的福州東禪寺亦為禪宗寺院。綜上所述,《義海》無論其內容,還是其成書、修訂、雕版和入藏,都是閩淮浙僧俗兩界,禪宗、華嚴宗、天台宗共同孕育的產物。這應該即是他所以能夠捷足入藏的根本原因和思想史背景。

最後，若從東禪寺版大藏經雕造史的角度來審視，《義海》在東禪寺版的續雕事業中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一方面，咸輝的《義海》雕版事業與大慧弟子們策劃《大慧語錄》入藏大約同期，而後者率先奉旨入藏並因此牽動東禪寺重啟雕藏事業，則開啟了東禪寺版大藏經的續雕期。東禪寺版《大慧語錄》於乾道七年十一月至乾道八年（1172）一月間雕就，受其啟發，咸輝完成《義海》雕版後即啟程入京尋求奉旨入藏，並於若訥協助下於淳熙二年（1175）九月十三日達成目的。另一方面，《義海》的入藏牽動了天台教典的入藏。同樣得力於若訥的努力，距離《義海》入藏尚不及四月，孝宗即降旨福州東禪寺，命其雕造、收編天台教典。因此，東禪寺版大藏經以及接踵啟動的開元寺版大藏經的續雕事業，雖然表面上看是斷續而隨機開展的，但其續雕期的三組典籍於孝宗一代接踵入藏實有內在關聯。